



世界微型小说精选

*Famous short stories
of World*

4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前　　言

小说的鼻祖是微型小说。

在微型小说中，作家的爱憎、褒贬都隐藏在微型小说的每一个语句中。

微型小说的艺术手法很重要，不用高超的艺术手法想写出脍炙人口的微型小说来是不可能的。

微型小说应是一首小小的哲理诗。一篇好的微型小说要富有哲理性。它要求作家具有极敏锐的洞察力，不放过任何能反射阳光的生活长河中的浪花，及时捕捉住自己头脑中稍纵即逝的灵感。

语言是微型小说第一要素。遣词造句，叙述的角度，字句的感情色彩，语调，行文的节奏，修辞手法，作家都应以自己的习惯去认真对待。这些反映着作家的个性、气质、文学修养、美学趣味，代表着作家的语言风格。

微型小说的结尾比开头重要。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的结尾是微型小说的灵魂，似画龙之点睛，下围棋之做眼。

《世界微型小说精选》丛书，选了中外名家的二百多篇作品，按小说所表达人物的思想、心理、意念分类，给读者从人物性格的一个侧面，一个印象，一种意境，一种情趣，一个幻想，一幅生活场景，一段独具特色的对话中留下思索的空间。

由于我们的学识和水平有限，本书编写中的不足之处，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。

编　者

目 录

卷一 论婚姻家庭

- 言传身教 [俄苏]B·勃罗多夫(3)
意外的礼物 [俄苏]帕霍京(5)
谢谢养育之恩 [美国]乔治·马斯特斯(9)
千万别这样完结 [美国]修·基德(13)
预演 [俄苏]顿巴泽(18)
一只背袋 [波兰]米洛斯拉夫·茹拉夫斯基(22)
程序控制的丈夫 [南斯拉夫]伊·布德洛(25)
聪明的家庭主妇 [德国]歌德(28)
方向感 [美国]皮彼·A·奎恩(32)
成功的婚姻 [俄罗斯]里·列奇(36)
人缘好的丈夫 [捷克]约瑟夫·斯特蒂纳(39)
爱情是如何恢复的 [美国]汤姆·安德森(41)
十全十美的丈夫 [英国]威·科贝特(44)
面包 [德国]沃尔夫冈·博尔歇特(46)
度假的人 [俄国]安东·契诃夫(50)
出乎意料的结局 [法国]阿尔贝·阿科芒(54)
休妻梦 [美国]詹姆士·瑟伯(57)
离婚的条件 [罗马尼亚]拉斯格·巴拉斯基(60)
爱的磨难 [美国]欧·亨利(64)

世界微型小说精选

- 等着的轿车 [美国]欧·亨利(67)
海的坟墓 [荷兰]赫·布洛魁仁(71)
瘦女人和她的胖男人 [法国]莫泊桑(75)
母亲的鞭策 [美国]罗素·贝克(81)
四季歌 [中国]铁凝(84)

卷二 把握命运的航向

- 珍珠项链 [英国]毛姆(95)
最后一课 [阿尔及利亚]阿卜杜·杜赫曼·萨拉迈(104)
不是穷,只是没有钱 [美国]迪克·格雷戈里(109)
相认 [墨西哥]何塞·雷布埃尔塔斯(115)
海关人员 [法国]都德(121)
一条短裤 [印尼]伊德鲁斯(125)
劳动者 [西班牙]阿索林(127)
瞎子 [法国]莫泊桑(131)
那双手 [意大利]儒利奥·田截斯(136)
人生的五福 [美国]马克·吐温(140)
聘任 [英国]埃克斯雷(144)
选择 [美国]罗·克·库克(147)
蜘蛛 [法国]让·玛丽·勒西达内(151)
上岸 [美国]舍伍德·安德森(156)
雨夜中的一本书 [美国]邓肯·布兰恰德(161)
小姐,请你嫁给我 [香港]桑科(166)

卷三 人在旅途中

- 上班的诀窍 [德国]路·库波赖特(173)
老店 [日本]星新一(176)

世界微型小说精选

- 情节谜 叶·吉克(179)
追求 [俄苏]符·斯维利多夫(183)
坐 [美国]H.E. 弗朗西斯(186)
警察与小偷 佚名(189)
我最好的老师 [美国]戴维·欧文(191)
花园别墅 [法国]安德烈·莫鲁瓦(194)
等车 [意大利]曼加内利(198)
一分钟对话 [日本]中山谕(200)
法官 [奥地利]卡夫卡(202)
收藏品 [俄国]安东·契诃夫(205)
老俩口 [日本]都筑道夫(208)
眯眼儿波莉姬 [俄苏]阿勃拉莫夫(210)
新式食品 [加拿大]斯蒂芬·里柯克(213)
获胜者 [俄苏]叶林阿尔道夫等(215)
一个有礼貌的人的故事 叶林阿尔道夫等(218)
体育老师 [中国]祁智(220)
陆文婷下岗记 [中国]毛浩(242)
残页 [中国]谢友鄞(245)

卷 一

论婚姻家庭

克服人世的一切艰难困苦。这些艰难困苦好像毒蛇一般，凶狠地，每日不断地螫刺人的心灵。

言传身教

[俄苏]B·勃罗多夫

阖家三口儿围坐在一张铺有天蓝色桌布的圆桌旁。爸爸在翻阅报纸，妈妈在绣座垫，八岁的维佳在看书。

“爸爸，我有个问题弄不清楚，”维佳突然向父亲发问，“请你给我解释一下，怎么有些人会吵嘴的。”

“这不难，”爸爸把报纸放置一旁说了起来，“打个比方，我们的房屋管理员与庭院清扫工之间有了意见……”

“没有那回事！”妈妈打断了爸爸的

话，“房屋管理员与庭院清扫工相处得很好。”

“这是我举个例子嘛，”爸爸辩解道。

“你不应该凭空瞎举这样的例子！”妈妈提高嗓门喊了起来。

“那就有劳你向孩子解释解释……”

“你总是把责任推到我的身上！”

“不是我推卸责任……是你爱找碴儿……”

“是我爱找碴儿？”

“是的，是你……”

“不对，是你……”

“别吵了，”维佳插嘴说；“我明白了。”

意外的礼物

[俄苏]帕霍京

谁也说不准安娜·菲利波夫娜有多大年纪，不过，连德高望重的老人们也肯定说，在他们年轻的时候，人们已经管安娜·菲利波夫娜叫奶奶了，不管他们怎么说，实际上，你要是看见她穿着肥大的套鞋，迈着快步，肩上压根白木扁担，挑着满满的两桶水轻松地往家走时，你真不相信她已经老了。她干什么事都很麻利。从来没有人看到安娜·菲利波夫娜像老太婆那样慢慢吞吞地走路。有时

候，有的街坊冲她背后喊道：“哎，菲利波夫娜，你干吗还满处跑哇，在家呆着歇歇得了。”她就举起一只干瘦的手，指着苍天回答说：“我到了那儿再休息。没多久了。”她要做的事可多啦。安娜·菲利波夫娜有个孙女叫维尔卡，每当这轻佻的姑娘从邻居的窗前经过时，这条街上的人都满怀同情地叹息说：

“哼，这姑娘有点良心没有？把老太太折磨得好苦。天天把孩子往这儿一送。自个儿就跑了，让老太太在家看孩子。还经常呵斥老人。老太太总是花自己的钱给孩子买东西，孩子妈哪怕说个谢字，要不给老人买点礼物也好哇。可这想也甭想。唉，瞧这事！……”

安娜·菲利波夫娜也知道别人有这些议论，可是很不以为然，她说：

“扯什么闲话？他们这都是打哪儿知道的？姑娘家年纪轻，走错了一步。她好玩、爱跳舞是应该的，可带着孩子怎么去得了呢？我反正在家呆着没事，也该帮帮忙，让她过舒心日子，岁月不等人哪。她感不感谢我，关别人什么事？她兴许已经送给我不少东西呢，这谁知道呀。”

可街坊什么事都知道，要不还算什么街坊。什么事都瞒不过他们。

“什么，送了不少东西？！”人们瞧着老太太，笑话她说。“你这身衣服已经穿了四十来年了。”

过两年光景，维尔卡出嫁了。大伙松了一口气，可是好景不常。老奶奶松快了没多久，又天天晚上照看起曾孙子来了。事情的原委街坊们一清二楚：维尔卡新婚的男人常常拿东西

换酒喝。

秋天，维尔卡带着孩子到海滨去休养。不几天，安娜·菲利波夫娜收到一个小邮包。她拿起一把旧的大剪刀剪开了包上的缝线，一眼就看见裹在厚纸里边一条毛茸茸的漂亮的大头巾。包裹是维尔卡寄来的，可是老太太在包裹里没有发现片纸只字。安娜·菲利波夫娜收到包裹的消息一传开，左邻右舍的老太太纷纷来到她家，鉴赏了一番礼物之后都说：

“瞧，维尔卡还真有点孝心。看来，这姑娘心眼倒不坏！”

至于维尔卡没写信来的事，那个一向说话慢条斯理，心肠再好不过的玛丽亚·玛特维耶夫娜毫不在意地解释道：

“送东西不附条，年轻人管这叫意外的礼物，为了让人心里更高兴。菲利波夫娜，你就欢欢喜喜地围上吧。”

街坊们看足了，说够了，就各自回家去了。

安娜·菲利波夫娜喜不自胜。虽说九月间天气还暖洋洋的，可一到傍晚她就披上头巾出去。碰上有人叫她，她立刻高兴地站住和人闲扯，说着说着，她便有意把话题悄悄地引到维尔卡和那件礼物上去。

“这件礼物挺贵重的，”她说。“我简直不知怎样才好，总觉得挺过意不去。”

“没什么，”别人劝她说，“比这更好的礼物你也配呀！”

十月初，晒得黑黝黝的维尔卡顺着大街径直往奶奶家走来。坐在街旁长凳上的老人们向维尔卡问好，她大为惊奇，不由得停住脚步。

“他们怎么向我问起好了？”到了奶奶家她问起这件事。

“这有什么……人家尊敬你呗。”

维尔卡哼了一声。

“忽然尊敬起人来了……包裹收到了吗？”她问奶奶。

“收到了，收到了……”

“你明白吗，我不愿意在疗养地随身带着这块头巾，寄回家吧，又怕我丈夫拿它换酒喝。后来想了想还是存在你这儿保险。”

“这么说，这东西……瞎，可不是吗……可我这傻老婆子！……”

维尔卡吃惊地望着奶奶。

“你怎么了，奶奶？”

“哦，没什么，没什么，我随口说说。”

她慌忙地在屋里折腾开了，把头巾拿出来，端端正正放在桌子。维尔卡拿起头巾就走，到了门口她说：

“明天晚上我把孩子送到你这儿来。让他自个儿跑跑玩玩。我和我丈夫要去看电影。”

“行啊，你送来吧……”

第二天傍晚，安娜·菲利波夫娜牵着曾孙子的手慢吞吞地在街上走着。她拖着沉重的脚步，头上紧紧包着一条破旧的毛头巾。

大家突然发现安娜·菲利波夫娜确实非常衰老。现在看来，在那些老一辈的人还年轻的时候，人家就管她叫奶奶，这个说法是可信的。

谢谢养育之恩

[美国]乔治·马斯特斯

这是六月时节三藩市典型的一天：凉爽，阴沉。报纸上提到东海岸天气多么热，再就是父亲节即将来临。父亲节跟母亲节一样，对我来说一向并不重要。我通常认为这两个日子不过是给做生意的图利，给做子女的方便。

我放下报纸，看看书桌上的一张照片，是几年前的夏天在缅因州拍摄的。照片上，父亲与我勾肩搭背站在一起。

我仔细端详着照片。照片里的爸爸

没有上牙，咧嘴大笑，活像个头发花白的退役冰球手。想当年他还不老，曾在海滩上追着我跑，带我下水；那时他身强力壮，曾教我划船、溜冰、劈柴。如今他已 70 多岁，久经曝晒、皱纹密布的脸神气活现地侧着，双目深陷。我似乎还闻到他身上的烟味、酒味和刮须水味。我决定给老头打个电话。

“你好哇，”他大声嚷。在另一架电话机上接听的母亲叫他戴上助听器。

“就在我口袋里呢，”他说。接着，我听见一阵摸索的窸窸窣窣声。

母亲也插一句嘴，说新养的那条牧羊犬“谢普”烦死她了。

她说：“其实烦人的不是狗，而是你爸。谢普一高兴就跳过围篱往外跑。你爸提心吊胆等着，到它回来才睡。有时候，深夜两点钟他会跑到门外去叫狗，吵得大家不得安睡。谢普一回来，他就用西班牙话骂它，好像它懂似的。”

父亲说：“它在学着呢。你母亲认为我是个大傻瓜，也许她说得对。”

母亲说：“你瞧你还在大声嚷。”

他不理睬，只顾问我近况。我讲了。

“自由撰稿倒是不差，”他大声说，“不过你需要保障。你不应该又当酒吧侍应生，又当建筑工。你受了大学教育，为什么不能学以致用呢？”

“你知道吗，”我告诉他，“父亲节快到了。”

“是吗？”父亲从不注意这类日子。

我有些真心话想对他说，但是难以启齿。我想感谢他，为

的是他曾带我去看冰球和棋赛，吃龙虾，买书给我。

我没忘记44年来父子之间的歧见，两人之间的怨忿，失望，汹汹对骂。不过，那些已是陈年旧事。我真想为自己18岁那年给他眼圈一拳的事道歉。

真正说出口的却是：“那次我把你敞篷汽车的车顶跳垮了，真对不起。”

我赶快接下去：“你还记得吗，那次在板球俱乐部，我正要给驴子喂糖，你却拍它的屁股，被它踹了一蹄子。”

他笑着说：“记得，那畜生踢破了我的膝盖。你一直觉得那件事好笑。”

“还有你带我上去过的那些轮船。”

“倒是有过那么几条船，”他应和着说，“哟，你真使我觉得时光倒流。”

“我当年好喜欢船。”

“可是我终究没能说服你投效海军。你非要去海军陆战队不可。”

我没说话。

“后来，咱们就坐了飞机去加州，”他说下去，“送你去越南。”

“我记得那是个星期天夜晚，为了赶上洛杉矶飞出的班机，我只好搭乘直升机。你送我走到直升机站。咱们握手告别。你穿着军服……”父亲的声音越来越轻，“我不知道此生是否还能再看见你。你这一走，我的心都碎了。”

“我知道，”我感到喉咙哽塞。

“我们为你祈祷，”他声音颤抖，“我们是因为收到你的信才活下来的。”

我对他说：“我也是为你们的信而活下去的。”这时，我的眼睛湿了，吞下口水去化解喉咙的哽塞。我心想，这会儿越说越傻得离谱了。我终于控制住感情。“我打电话是要祝你父亲节快乐，谢谢你的养育之恩。”

他在电话线路另一端静下来了。母亲也不做声。唯有长途电话线路的静电噪音填补了空白。

他低声说：“我多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些。”“你做得够好了。没有比你更好的父亲。”“听你这么说，真叫人欢喜，只可惜事情不是这个样子。果真是这样就好了，”他用遗憾的声调说，“我要挂电话了，不想让你多花电话费。”他已语不成声。

“别担心电话费。我爱你。”“我也爱你，”他赶快说完，挂了电话。

“你知道他容易动感情，”母亲在另一架电话机上轻声说。

我回答：“我知道的。”然后我们互道再会。挂断电话后，我凝视父子俩在缅因州的合影。我擦擦眼睛，看着照片微笑，又大声擤鼻子，心里想：“是啊，我当然知道他多么容易动感情。”